

張賢亮／著

土牢情話

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海峽文庫 4

土牢情話

著作者：張賢亮

發行人：林佛兒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龍江路七十一巷十五號一樓
電話：(02) 776389 (代表號)
免費郵政劃撥帳號：001498019 號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 883 號

營業部：林白出版社

臺北市龍江路七十一巷十五號一樓

排版者：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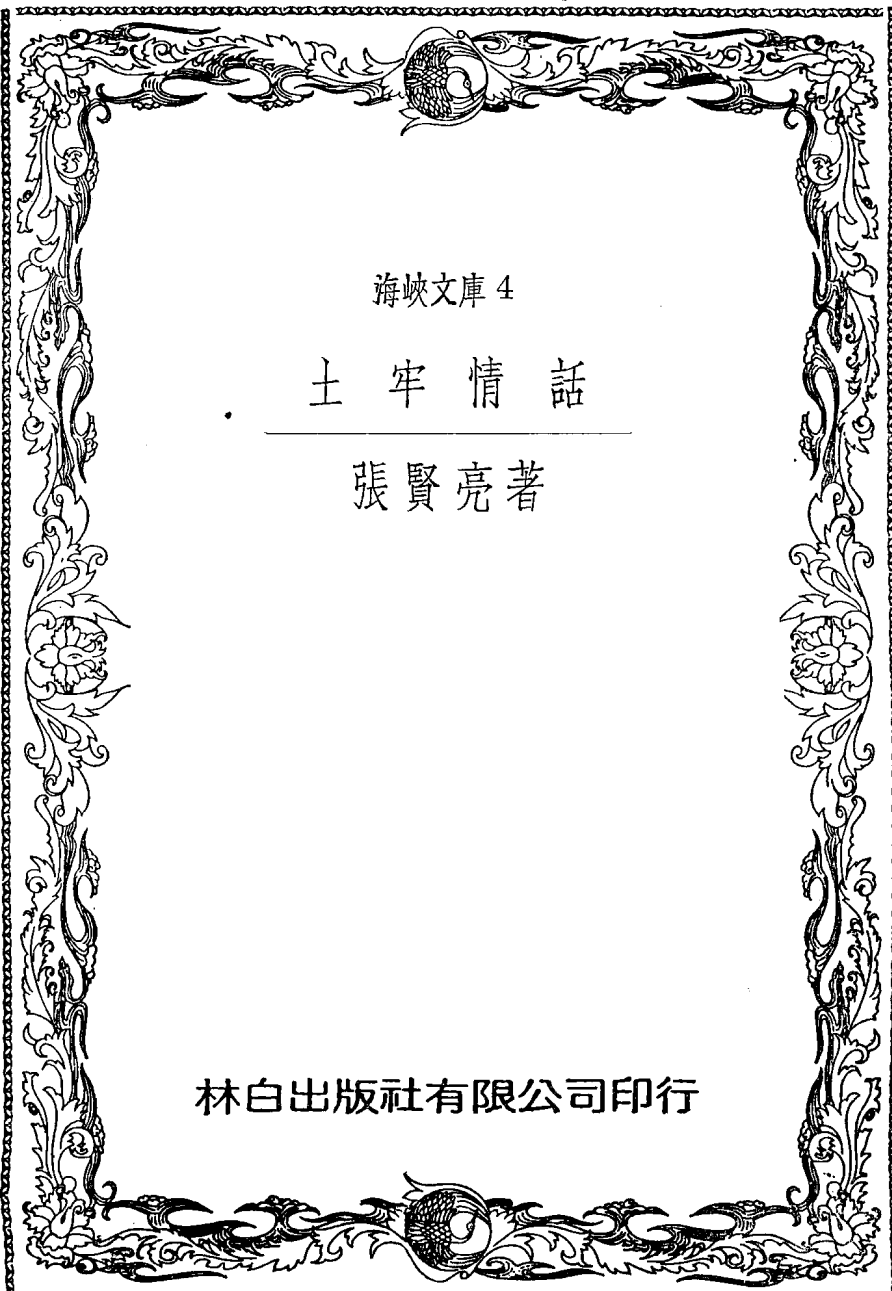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一巷四號

印刷者：大誠印刷有限公司

實價新臺幣一一〇元

七十六年十月二日初版

倘有缺頁、倒裝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

海峽文庫 4

土牢情話

張賢亮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

目 錄

代序／向陽／五
土牢情話／二
龍種／一二
夕陽／三一

亂離愁苦張賢亮

向 陽

——「肖爾布拉克」代序

張賢亮是我今生認識的第一個共產黨員。一九八五年秋天，我和楊青矗兄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「國際寫作計劃」，在聶華苓先生家中，我們與張賢亮、馮驥才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見了面，並開始了三個月共同研討的生活。

身爲一個共產黨員，張賢亮對他的黨以及他所信仰的新馬克斯主義是忠貞的。他前後遭勞改、下放，歷二十二年時光，受盡了共產制度下的批鬥之苦，但依然不改他對中共政權的忠誠，也依然相信「只有在黨的領導下搞好社會主義改革，才能救中國、救自己、救我們的子孫後代」。這種信仰在他滯留愛荷華三個月期間，似乎一點也沒有改變過來——他真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共產黨員。

但做爲一個作家，張賢亮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所表現出來的氣質，顯然比他表現出「忠誠黨員」時可愛多了。「四人幫」垮臺後，他獲得平反，並開始小說創作，他借由自己慘痛的「文革經驗」，把亂離中的知識份子的愁苦刻繪了出來，也把那段慘無人道的「嚴峻的歷史」寫了出來，因而奠定了他的小說地位。他的小說多半具有自傳性質，「綠化樹」、「男人

的一半是女人」如此，「肖爾布拉克」、「土牢情話」尤其如此。因此，在愛荷華期間，他特別受到其他四十多個國家的作家的尊敬和重視。

他的可愛，就來自於這種矛盾當中——當我們傾聽他談及文革遭遇時，他的敘述是悲涼的；當我們認為他既然備受「黨」的壓迫，應該站起來反抗時，他為「黨」辯護的心情又是急切的。他肯定中國一定會走上現代化的路途，又擔心在中國走上現代化的路途中，左與右的爭執總是把知識份子拿來當成祭品。這種情結，大概是大陸作家普遍的現象吧！

除此之外，在愛荷華的張賢亮便是一個有幽默感、樂觀的作家了。我們到愛荷華的第一天相聚，他與馮驥才大談從北京到芝加哥飛機上出的笑話——由於英文能力不足，一路只敢點「Juice」，下了飛機後，聽到「Juice」就怕。我們與聶先生不禁捧腹大笑，彼此之間陌生的感覺就消失了。

在其後的三個月時光中，張賢亮與馮驥才也是一對活寶。張賢亮雖然勞改了二十多年，但仍然不會煮飯，因此他與馮驥才搭伙，有一天，馮驥才忘了回來作飯，張賢亮餓了一餐，到了二點多到我們的宿舍吃了些東西，馮驥才回來，大家怪他，他說：「我要餓死『共產黨』！」大家又是一陣捧腹。

張賢亮與馮驥才與我們相聚的時間多半是到聶家做客，或偶爾出外旅遊時，幾乎每次相處，我們都是笑聲不斷。由於青蘆兄和我，與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，相互間難免也有冷嘲熱諷之時，但最後總能大笑一場，「化險為夷」。記得在十一月初，我們一羣華文作家（包括

新加坡來的王潤華兄和淡瑩嫂）同遊芝加哥六天，爲了招呼方便，由「第三國」的潤華兄擔任「團長」，某日到芝加哥藝術館參觀，走着走着大家散了，等到我和內人方梓、潤華兄嫂參觀後走出來，發現青矗兄、賢亮兄、驥才兄一起在門口坐着，顯然等很久了，一問才知道他們怕迷路，乾脆不看，張賢亮自我解嘲，說：「青矗兄只有迷路的時候，才會跟我們『和平統一』！」

張賢亮喜歡開楊青矗的玩笑，在愛荷華也是出了名，青矗兄爲人老實，有時會把玩笑當真，這時張賢亮對「臺灣同胞」的「統戰」便大打折扣了。但因爲我們都寫作，在寫作者的人道立場上倒能疊合起來。快離開愛荷華時，張賢亮因爲新著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」，受到大陸報紙的批評，外電報導非常重視，把這件事當成中共反右路線的徵兆，搞得賢亮兄也大爲緊張，終日默默不語，我們便在宿舍中，由潤華兄與方梓作菜，邀請張賢亮、馮驥才、聶先生，和在愛荷華城非常照顧我們這些華文作家的呂嘉行、譚嘉兄嫂聚餐。

那天晚上，大家酒足飯飽，一陣笑鬧過後，張賢亮似乎有感而發，忽然說起他在勞改營期間的一段遭遇。青矗兄後來在他的「楊青矗與國際作家對話」一書後記中如此記載：

張賢亮過去曾被勞改二十二年，當他與人聊天，無意中談起文革時期，他在勞改營中因饑餓暈死，被拋棄在放死人的草屋中，寒夜深更，冷月穿進破草茅，他竟然在一個一個躺得直挺挺的死人堆中甦醒過來，慢慢爬出破屋。聞者莫不爲之愴然。之後他營養不良，食物藥物均告缺乏，

他利用關係，每月只能拿到一點調經丸，大男人竟然吃起女人的調經丸，他就靠吃了半年的調經丸來補給一點營養，靠吃調經丸救了他一命。他們在勞改營曾經沒有東西吃，只好將稻草熬成膏再做丸吃，大便秘羊屎。他又談到，勞改營有人餓得受不了，爬窗要進去偷吃，不小心掉進大鍋粥中，被撈起來後，全身沾滿粥粒，一羣人就圍過來爭着在他身上舔粥粒！這些聽起來都使人心酸淚滴！

那天的愛荷華城沒有冷月，但同席者都不禁唏噓。亂離愁苦的歲月，對張賢亮這樣一位知識份子來說，未免折磨過甚！而他的遭遇，也就縮短了我們之間的一些隔閡。

做爲一個共產黨員，在一個沒有「民主認識」的政治體制下，張賢亮再怎麼對他的以及「黨」的未來抱以多大的樂觀，恐怕也要失敗的；但做爲一個有良知的作家，張賢亮却是成功的，他透過他的作品，寫下自己，不，寫下整個亂離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無奈與掙扎，像其他的分散在中國或臺灣的有良知的作家一樣，他們共同地證明了政治的短暫、文學的永恆。

我從愛荷華回來時，帶回了張賢亮送我的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」及「肖爾布拉克」。今年二月，文經社由香港取得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」一書，加以出版，立刻成爲暢銷書，這部曾讓賢亮兄在旅美期間遭受壓力的小說，表現了沉鬱體制下的苦悶人心，能在臺灣獲得重視，也是文學超越政權的又一明證。而「肖爾布拉克」小說集則是張賢亮的力作，其中所收諸篇「把陰暗寫透了」的小說，尤其值得臺灣讀者進一步去追索。

現在「肖爾布拉克」將由林白出版社分成「肖爾布拉克」及「土牢情話」兩書推出。我重新讀賢亮兄的作品，不禁想起二年前晚秋時節，張賢亮在愛荷華談及他的遭遇的情景，以及當時的肅殺的感覺。就是那樣一個亂離的時代，那樣一種土牢的愁苦，才會造就出像張賢亮這種超越有限的「共產黨員」身分的作家心靈吧！

張賢亮，請多保重！

——一九八七、八、十六、台北

土牢情話

第一章

錯，錯，錯！

——陸游「釵頭鳳」

我震驚了！雖然我知道她沒有死，但我仍然震驚了。

我從那顆哀婉的黑痣上認出是她。

我望着她，她望着我。來來往往的旅客，牆上的電鐘，巨大的列車時刻表，白的燈，綠的燈，紅的燈……一切的一切，全部化成調色板上那樣斑駁的一片染色。只有她，在朦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對面，那樣清晰、鮮明。

「你好吧？」她朝我淒楚地微微一笑。我沒聽清楚她說的什麼，只是從她嘴唇的顫動上看出她說的是這句話。

我的嘴唇也蠕動着，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。我又像害熱病似的顫抖起來，就像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樣。

「結婚了嗎？」我看見她眼裏閃着淚光。

「沒有。」我使勁控制住牙床，吐了這麼一句。

「應該了……找一個……這麼大歲數了。」她的音調柔和而平板，像一汪死水，沒有一絲感情的波瀾。「現在你有條件了……找一個，照顧自己……」

「不，我不想找了……」

我想要求她的寬恕，可是她卻帶着歉疚地對我一笑。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，笑得像陽光那樣燦爛，像她過去那樣。但是，她的臉，好像已經失去了那樣笑的機能。現在，她的笑像月光一樣，是淒清的、衰弱的；又像是夢裏的影子，輕輕一掠就過去了。

我這才注意到：她變了！她的臉乾癟黃瘦，額頭、眼角、嘴邊都出現了令人傷心的皺紋。一縷沾着汗的頭髮隨便地搭在頰邊；鼻孔的邊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，閃着刺目的光。現在的她，就像是失去了絢麗色彩的舊畫，那上面只殘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線條了。

「你到哪裏去？」她的呼吸是急促的，但卻故作平靜地問我。

「我……我送一個朋友，他剛上車。妳……妳到哪裏去？」

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靜下來。對了，這有什麼？不是有許許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嗎？悲痛埋藏在心底，和屍體埋在土裏一樣，也會慢慢地消失，據說，它還會和屍體能使土壤肥沃一樣，使心變得豐滿。

「我……我們回家去，回老家去。」她突然笑出聲來，但笑聲卻像是呻吟。我看見她毫

無笑意的眸子裏閃爍着精神病患者那樣游移不定的目光，對我來說，還有一把打開那恐怖的記憶的鑰匙。不，不能讓她打開我那已經關閉了的記憶的大門。那裏有毀滅我自己的火。我往後退了一步。

驀地，她的眼神嚴厲起來，並且掀起右上唇，露出白白的大齒，向我身後狺狺地叫着：

「鬼！你到哪兒逛去了！鬼！你啥也不管！你……」

「嘿……在車站對面的小館，嘿……」我身後響起含渾不清的回答，同時一股混合着白酒、大蒜和油腥的臭氣噴在我頰上。

他！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滌卡制服，一面搖搖欲倒地擦過我身邊，一面像安撫一匹受驚的馬似的嘟囔着。他已經醉醺醺的了，字眼就像黏痰一樣在舌底滾動。最後，一個趑趄跌坐在睡在長椅上的兩個女孩的腳邊。

「唔……發那麼大火幹啥？……瞧妳，厲害的……」他傾斜着上身，手在口袋裏摸索着，終於尋找出幾粒葵花子，低着頭悶悶地嗑起來。

頓時，我心裏升起一陣惡毒的快感。我挺了挺胸，鼻孔裏威脅似的吭了一聲。

「哦，是你……」他抬起頭，但一點也沒有表示出驚訝或妒意，反而討好地望着我。

「王富海，你還認得我嗎？」我彎下腰，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態問他。

「哪能忘呢？」他苦笑了一下，「你嘛，石在同志……」

「你過得挺好吧？」我揚了一下眉毛。

「哪……你看，這不是，我們回老家了。我大哥給我在縣商業局找了個差使……在農場有啥意思……以工代幹，還得考試……你現在好了，知識份子，現在是你們的天下了。嗯？不是嗎？考是考不倒你們的……」

他也變了！我記得他至少比我小六歲，但衰老的跡象已從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領部，耳朵四周擠滿濃黑的皺褶。他臉色晦暗，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種常見的青白，再配上胸前斑斑點點的油跡，十足地表現出被生活所壓倒的困頓和慣能隨波逐流的無聊。這副形象，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狹隘而卑劣。我悲哀了。時間真的是無情的，我們在它的磨盤裏，僅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麼多生命的汗水。我沉重地嘆息了一聲，把話題轉到另一個人身上。

「劉俊現在在哪裏？他怎麼樣？」

「他好滑的。他早就活動調回老家去了。」他向我狡黠地笑笑。「他有辦法，他是……他是那種有辦法的人。他是……他總是當官。那小子！他是……他有當官的才……」他皺着眉，擺出一副說正經話的神情，但翻來覆去仍是那幾個詞。

這時，她在旁邊突然發出一陣陣痛苦的、被壓抑住的嗚咽。隨即，她兩手捂住臉，猛地轉過身去，用尖厲的聲音連連對我喊道：

「你回去，你回去吧！你回去……」

候車室裏鬧哄哄的。空氣渾濁，還有股熏人的尿臭。她蓬鬆的頭髮，在廉價的尼龍頭巾

下隨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顫動，肩胛突出，削瘦的肩膀（那原是滾圓的、豐腴的、結實的！）像門上的合頁般一張一閤，而他卻點起了根紙煙，用漠然的眼光觀望着四周。

我能再向她說什麼呢？深切的懺悔？溫存的安慰？多情的絮語？熱烈的鼓勵？虔誠的祝福？……這一切都是虛偽的，虛偽而多餘！既然那真摯的愛情早已逝去。

我能再向她說什麼呢？連說「再見」都是虛偽的。我們都知道，在這次偶然相遇之後，今生今世是不會再見的了。往事，甚至比不上上一具依照物質不滅定律而永不會消失的白骨，它就這樣慢慢地、慢慢地消失了，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點兒痕跡。

我轉過身走了。到候車室門口，又回頭望了望他們。她止住了抽泣，膝蓋頂在長椅上，用半跪的姿勢立着，對着牆上巨大的火車時刻表，就像在默默地祈禱；他仍像一堆灰布似的擱在長椅上，只有一縷輕煙顯示着他的生命。光波在這一瞬間凝固了，此情此景，我是終生不會忘懷的。然而，這一切又逐漸逐漸模糊了，最後，全都溶化在一滴晶瑩的淚水裏。我衝出玻璃門，趕緊用手帕捂住嘴，免得哭出聲來……

啊，她往日的細聲碎語抓牢着我的心，回憶的閘門終於被她打開了，儘管那裏面有毀滅我的烈火。但是，我想，不毀滅過去，怎麼能重新生活。所以，我要寫，要寫！要把過去的事寫出來，爲了她，爲了我，爲了有權利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們。無神論者的上帝是人民。我——這樣一個苟活下來的、軟弱而淺薄的無神論者，要寫出我的懺悔，寫出我的祈禱，祈求上帝——人民保佑：今後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。